

野鳥

01

老雁出獄了，在天氣很好的一天。

接到電話時我還在看店，上衣貼在汗涔涔的背上，到處黏成一塊。店裡的冷氣壞了，等半天也等不到師傅上門修理，只剩一台電風扇賣力地運轉著，客人大概也不想上門消費，見不著人影。

電話那頭，阿羽說他借了台車，會把老雁載回台北。我把電話夾在肩上，空出手點燃菸，七星，從高中抽到現在也戒不掉，漲多少都照買。阿羽又問能不能在我那聚聚，我說那是當然，我會順便帶兩打啤酒回去見老朋友。

「老三。」阿羽的聲音帶著電子雜音，模糊不清，這破電話估計也快掛了。

「嗯？」我換左手拿電話，右手把煙灰抖進吃剩的泡麵碗。

等了半晌對面也沒說話，倒是能聽見緩慢的呼吸聲，像是他也在抽菸，「沒什麼，只是想說這裡變了很多。」

我呼出一口菸，嘆息那般。

「早該變了，你都多久沒回去了。」我說，視線看見飄在紅油上的煙灰，有點反胃，「晚上見。」

「也是，晚上見。」

電子雜音瞬間消失，耳際又是沉靜無聲。

老雁回來了，八年過得可真是快，也不知道他在裡面過的什麼日子。他剛進去那年我也想過去看他，翹了課借了同學的機車騎了老久，結果等了半天都沒看到人，說是拒絕會面，好個絕情的白癡。

又吸了口菸，風扇把煙霧吹散，眼前一片模糊。我忽然想起我第一次見到老雁的時候，也是在這樣的場景裡。

02

那時候還沒人叫我老三，我也還沒流浪到台北。阿嬤剛過世，我被交給了沒見過面的叔叔，據說他跟我爸關係很不好，曾經吵到要拿刀互砍，阿嬤則說他沒良心，是個不知道盡孝道的狗崽子。要不是社福機構親自上門，我想他估

計也不想收容一個賠錢的小孩，尤其阿嬤說我長得很像我爸。

叔叔有自己的家庭，嬸嬸小他七歲，女兒和我年紀差不多，但看到我總是擺出一副臭臉，愛理不理，不知道是聽誰說了什麼。但至少我在這裡有地方待著，有飯能吃，除了不時的冷嘲熱諷和冬冷夏熱的漏水房間外，也沒什麼好抱怨。傻子才會期待被愛。

我轉去了和叔叔女兒一樣的學校，那時國三，馬上就要考試跟畢業，誰也沒心思去熟悉一個多出來的同學。我也不愛念書，拿著以前存下來的錢買了台破舊的二手腳踏車，沒事就騎去漫畫店消磨時間。最後考出來的成績也就那樣，填了所分數不高的職業學校，閉著眼睛亂指，選了個建築科。

新高中離叔叔家有一段距離，叔叔跟嬸嬸商量一番，最後決定不幫我付任何學費，但可以讓我申請宿舍，費用由他們承擔。

我知道自己是變相地被趕出去，但轉個念想，這何嘗不是種自由？

開學前一天，我把所有的家當塞進了背包裡，頭也不回地騎車奔向自由。迎面吹來的風讓我幾乎睜不開眼，嘴角卻不受控地上揚，踏板愈踩愈快。

「去你的——」

綠色的田野沿路鋪展開來，花蓮的鄉間幾乎沒有車會經過。整條大道都是我的，野花和雜草是我的，電線杆和棲息在上頭的麻雀也是我的，目光所見都屬於我，就算是孤兒，此時此刻我也是有個人資產的孤兒。

「狗崽子——！」

我大笑一聲，眼角被風吹出淚水。

推門走進宿舍房間時，迎面而來的就是煙霧。那時的我還不會抽菸，被嗆得咳嗽，老雁就坐在下床，剃了個平頭，穿著不合時宜的長袖，手裡夾著菸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打招呼似地抖了抖煙灰，問我介不介意。

我估計就算說介意，他也不會把菸熄掉。於是我聳了個肩，把背包甩到他的對床，學他坐在床板上，問他：「你抽的什麼？」

「七星。」他掏出了藍色的菸盒。

「哦。」我猶豫了下，還是告訴他：「聽說抽涼菸會殺精。」

老雁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，夾著菸又吸了一大口，看來是完全不在意，「你叫什麼？」

「謝山，山林的山。」

「怪名字。」他吐了口氣，順著過來的菸直衝進了鼻腔裡，我又忍不住咳了起來。老雁那時還有點良心，見狀便把菸抵在床板上熄滅，他說：「我叫李雁，鳥的那種雁。」

一時間還沒搞懂到底是哪個字，老雁就低聲笑了起來，說：「我的名字比你怪多了。」

我不假思索地說：「我們一個山一個鳥，有什麼好比的啊？」

對視一眼，同時被這句話逗得笑個不停。

就在這時，阿羽提著行李走了進來，那時他高高瘦瘦，過長的瀏海一看就違反了髮禁。他對菸味沒什麼反應，反而看我們笑成這樣也跟著樂了，連忙問我們在笑什麼。

老雁問他：「這位同志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阿羽搞不清楚狀況，但還是老實地回答了：「我叫丁家羽。」

「怎麼寫？」

他頓了頓，「就……家庭的家，羽毛的羽？」

我跟老雁對視了一眼，又笑了起來。阿羽好奇地抓心撓肝：「你們到底在笑什麼？我們一起笑不行嗎？」

老雁慢慢冷靜了下來，嘴角還掛著笑，模糊地回答：「哦，就那什麼，你滿適合跟我們當朋友的。」

確實滿適合，十六歲的朋友，到了二十六歲還是只有他們。這朋友一當就是十年，儘管最後物是人非。

03

我從飲料櫃裡拎了兩打啤酒，打算趁著冰涼的時候趕緊帶回家。

今天提早了點收店，最後一個客人是個穿著高中制服的女生，是店裡的常客，我在心裡偷偷喊她靜香，因為她綁著兩個辮子的模樣還真有點像靜香。她每個禮拜都來這裡買麵包，偶爾會多買一瓶牛奶，我問過她怎麼每次都來這裡，她說因為我是這區賣最便宜的一家。

靜香是我在學生時期會喜歡的那種女孩，安安靜靜，笑起來有酒窩，制服上衣工整地紮進裙子裡。因為這樣我總是用賠本的价格賣她，有時候甚至會多送她幾個，她每次都會小聲道謝，轉身拿一樣的紅豆麵包。

我有想過去認識她，但是這種心動很沒有必要。

不止心動，所有感情放到我身上，都讓我覺得暈眩。一種混雜著自卑與恐懼的心態不斷放大，每次都能精準地出現在衝動之前，於是瞻前顧後，最後也只化為一句：算了。

算了，就這樣吧。

靜香照舊買了紅豆麵包，沒有牛奶。我按照以往的價格給她結帳，她瞥了眼我放在桌上的啤酒，沒多說什麼。

她離開後，我清點了下貨物，嘴上叼著沒點燃的菸，拎著啤酒拉下鐵門，騎車回家。

剛洗完澡阿羽的電話就打了過來，說他們已經到了。

我應了聲，用毛巾搓了搓濕淋淋的頭髮，喉嚨忽然有些發癢，犯起菸癮。

下樓時頭髮還滴著水，阿羽和老雁倚在車身上，他們的身影融合在傍晚裡，看不清楚。但我直覺地知道老雁變了，瘦了很多，氣質也不同，頭髮倒是永遠那麼短。

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我上前擁抱了他，突出的蝴蝶骨有點硌手，鬍渣蹭過脖子，癢癢的。

「老三。」

他的聲音也變了，看來八年還真沒多短。

「哎。」我說，「回來就好。」

我住的地方也沒多大，勉強能塞下三人。不過剛上樓梯，老雁就說他想吹風，我們於是提著啤酒去了頂樓。

頂樓一半曬滿衣服，另一半有張我偷搬上來的凳子。我告訴他們千萬別抽菸，菸味會沾到衣服上，我會被舉報。老雁笑了一下，還是當初那個樣子。

我們把凳子放滿啤酒，圍著坐了一圈，一杯接著一杯無聲地喝。

大概兩罐下肚，老雁突然問我都在幹些什麼。

我說勉強過活，剛上來台北時沒日沒夜地工作，存錢開了家小店，但地址很糟糕，估計隨時要倒。

阿羽附和了聲。他剛來台北時也差不多是這樣，錢一半要往家裡寄，另一半也沒看出存到哪了。他身上總是有一股味道，我知道那是什麼，我不想去

管。誰的生活沒點破事。

我問老雁他過得如何。

他沒立刻搭腔，問我有沒有七星。我抽出一根給他，他就咬著，說幾年沒抽其實早就戒了，但總是想在嘴裡咬點什麼。

「就那樣吧。」

再喝了口啤酒，台脾的味道一下子在口腔擴散。酒喝多了就不覺得苦，反而能品出一些甜。

「怎麼也比原來的破日子好過。」他又說。

我點頭，那還真是這樣。老雁雖然瘦了很多，他骨子裡的倔卻一直沒變，我想他在裡面的那幾年，估計過得比原來在家開心多了。

說起來，其實我們真正熟起來，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晚上。

04

他們喊我老三，因為我是年紀最小的一個，也因為我叫謝山。我是獨生子，那一刻突然有種多了兄弟的感覺，綽號居然能有溫度。

四人房的宿舍只住了我們三個，多出來的床位被當成雜物區。由於從早晚見到的都是這兩個人，一起上課吃飯睡覺，日子一久也就熟了起來。

老雁教會我抽菸，我其實不怎麼喜歡菸草的味道，在手指被燙出一個傷口後，反而逐漸上癮，酒也是他教的，他是所有不良嗜好的集中體。阿羽靠譜點，給我介紹了修腳踏車的打工，說是她大姐男友家開的，加上補助，勉強能湊出學費。

在學期快結束的晚上，老雁偷渡了三罐啤酒，我們坐在宿舍的地板上，用蠟燭充當光源，第一次揭露彼此的傷口。那是一個很神聖的時刻，要把自己最脆弱的東西從胸腔裡剖出來，在視線下攤開。

阿羽最先開口。他的父母都種田，上面兩個姐姐一個哥哥，底下還有個弟弟。他說父母最疼大哥跟小弟，夾在中間反而沒人管，頭髮留再長也得不到什麼眼神，也沒人替他的未來做打算，「我媽說，等我大姐二姐都出嫁了，就把地都給大哥跟小弟，我愛幹嘛就幹嘛去。」

他笑了聲，「聽起來很輕鬆吧？」

我說：「你跟我個孤兒有什麼差？」

他愣了下，抓抓頭：「哎，至少大姐滿疼我的。」

我說了我的故事，關於脾氣壞但心腸軟的阿嬤，也關於把我當空氣的叔叔一家，很多事情他們早知道了，於是我試圖從那段破碎不堪的回憶裡，篩出一些體面的片段，說老家那邊的小黃狗，房間裡貼的海報，以及我怎麼學會騎車。

他們聽得專注，我反而覺得不好意思，連忙轉移話題：「老雁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他沉思了會。

他當然是有故事的人，一個從小就學抽菸喝酒的人，能有什麼完整的家庭。但這是我們第一次直視他的創傷，我才知道他原來是最痛的，傷口從裡到外包裹了他，不放過任何一處。

老雁沉默地拉開衣服袖口，大小不一的菸頭燙出的疤痕，像是動物在標示地盤，密密麻麻。

阿羽大叫：「你怎麼抽菸抽成這樣！」

在我們震驚的目光裡，老雁只是平靜地說：「我爸燙的。」

他說，他爸喝酒了就打他，錢不夠打，走路摔了一跤也打，下雨了不高興還打他。他媽早跑了，帶著他的哥哥一起，也不知道是不小心還是故意地把他留在了這裡。住宿舍是為了離家遠點，有時候周末回家，他爸會下廚，做他愛吃的排骨，誇他是個聰明的孩子，但更多的時候他爸會用菸頭燙他，用藤條抽他，拿碎玻璃威脅要一起死。他就這樣絮絮叨叨說了很久，更多的時候，他聲音低得就像是在說給自己聽。

他說，他不怪他媽媽，因為他也不記得媽媽的樣子了。

我知道我真正該怪的是誰。說完後，手指輕輕撫摸腕上的疤。

那一晚我意識到我們都是破碎的、糟糕的孩子。而老雁，他是之中斷翅的鳥，是鮮血淋漓也依然要振翅飛起的鳥。

後來的一切發生地很迅速，卻有跡可循。

夏天過後，老雁身上的傷口更加明顯，他放棄穿長袖遮擋，被老師約談過幾次，不了了之。他愈發地沉默，有種不好的預感總在我的心頭盤旋，但我也束手無策，只能陪著他安靜地抽菸。

進入深冬，老雁沒回宿舍也沒來上課。反而警察來了，低聲的傳言一下擴散進每個人的耳朵裡。

他們說，老雁殺死了他爸，用碎玻璃刺進了心臟。

我和阿羽坐在宿舍床上，他問我怎麼想，聲音都是抖的。我靜默了片刻，最後說挺好的，他救了他自己。

最後，由於老雁還未成年，加上他爸對他的施暴證據明顯，他被判了八年。

這八年裡，什麼事情都變了。

我上了大學，念了兩年付不起學費就輟學跑到台北。阿羽的媽媽生了重病，說是腦袋裡長了顆瘤，他大哥把地賣了，他為了賺醫療費也來了台北。最後媽媽沒留住，他再沒回過家，只在每個月寄點錢回去。

而老雁一直都很安靜，杳無音信。

05

我問老雁，出來後有什麼計畫。他說他早有打算，沒說是什麼。

兩打啤酒喝不完，還剩幾罐。夜晚起風，把曬著的衣服吹得飄動，氣溫冷了下來，月色朦朧，一片寂靜。

「我們去看海吧。」老雁突然說。

阿羽不可置信：「你在台北看什麼海啊？」

我的確好久沒看海了，忽然也很想念，跟著提議說要去基隆。

「淡水河不行嗎？」阿羽問。

我說：「淡水河算什麼海？你還是花蓮人嗎？」

老雁喝光手裡的啤酒，不容置疑：「我們去基隆。」

喝酒沒法開車，正好公寓樓下有幾台沒上鎖的腳踏車，一路把踏板踩得飛快才趕上了最後一班火車。阿羽說我們瘋了，我說我們就沒正常過。老雁全程都很安靜，他只是坐著看向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夜晚的海是黑色、沈睡、神秘的。

當我們踏在海灘上時，一切都很不真實，像是酒精終於起了作用，讓我們大醉了一場。

想不到阿羽是第一個把上衣脫了的人，他一邊大叫一邊跑進海裡。我和老雁也學著他脫到只剩內褲，向大海跑去。海水是刺骨的冰冷，海風吹起浪，一

波一波在身上拍打。

我們失去語言般地大吼大叫，每喊一句就會喝進一點海水。

「操你的世界——」

我想起在花蓮時，我們也曾經像這樣跑進海裡，那時候老雁還不肯脫掉他的長袖上衣，阿羽也沒有離開花蓮的想法。我們是如此愛那片海，才把所有青春留在那裡。

「我想要飛——」

老雁大吼著。此刻的他彷彿在慢慢長出斷裂的翅膀。

「我想要愛——」

我不甘示弱地大吼，跳進了大海深處。

我們向天際線游去，像是要逃離這個世界，要去觸碰海平線的終點，我們就這樣不停地游，把大海當成天空，在海裡翱翔。

越游越遠，越飛越遠——

06

後來老雁離開了台北，他沒說去哪。我和阿羽偶爾會聯繫，但都沒有他的訊息，他就像是憑空消失了一般，回到了那八年的狀態。

再聽到他的消息是兩年後。

那時我已經把我的店賣了，打算拿這筆錢出國看看，我在空著的店裡看著工人們拆掉裝潢，接到了那通電話。警察打來的，他問我認不認識李雁。我說認識，他是我朋友。

電話那頭，警察嘆息了聲，讓我去醫院一趟。

他說老雁跳樓了，人沒了。

我只覺得周圍倏然變安靜，什麼也聽不見，手腳發冷，視線無意識地看向被拆掉的窗外。這是天氣很好的一天。

我在醫院見到了阿羽，他的黑眼圈很重，臉頰瘦得微凹，身上那股味道依舊繚繞不去。我們對看一眼，相繼無言。

警察說他從十樓跳了下來，被人發現報了警，到場時已經失去呼吸心跳。沒留遺書，也沒有他殺的可能性，叫我們來是因為這是他通訊錄裡唯二的號碼。

他帶我們到太平間，中間一張蓋著白布的單人床，工作人員掀起了一角。老雁緊閉著雙眼，臉色慘白，雙唇毫無血色。

我說：「對，是他。」嗓子逐漸癢了起來，掏了掏口袋才發現忘了帶菸。

我和阿羽坐在醫院的長椅上，等著後續的程序。他在一旁雙手掩面哭到乾嘔，問我是怎麼想的。

我說挺好的，他放過自己了。

等到事情都處理完後，我去看了老雁一趟，這次他沒辦法再謝絕會面。

我給他帶了一束藍色的花，不知道名字，只是感覺還挺適合他。墓碑上只刻了名字跟日期，沒有墓誌銘，他到死都是這麼安靜。

我把花放到墓桌上，對他說：「抱歉啦，只有我來看你，阿羽那個白痴吸毒被抓，以為警察聞不出來，被送去勒戒了。」

風吹起，我沉默了下來，想起很久以前，當我們互相撕開彼此的傷疤後，老雁曾經說過的話。他說，我們真是爛命一條。他又說，可你們像我的家人一樣。

我記得那時候我說，那我們不就都是鳥了嗎？

阿羽笑了很久，說我們都是傻蛋。

我看著墓碑上的照片，對老雁二十幾歲的樣子感到有點陌生。從口袋掏出了一包七星，點燃一根自己叼著，又點燃了一根放在花的旁邊，安靜地陪他抽完最後一隻菸。

天空是乾淨的藍色，如海水般。一群鳥就這樣飛了過去。

我對老雁說：「喂，現在你真的是隻野鳥了。」

然後我笑了起來，像當初交換姓名那樣。